



夏国梁 张雷激

# ● 爱与恨 的最后岁月

黄河出版社

# 爱与恨的最后岁月

夏国梁 张雷激 著

黄河出版社

1991·12 济南

鲁新登字第 13 号

爱与恨的最后岁月

夏国梁 张雷激 著

---

黄河出版社出版

(济南市大纬二路 325 号 邮编 250002)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泰山新华印刷厂莱芜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3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 1 版 199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

ISBN7—80558—299—8/1·52 定价:4.50 元

## 内 容 提 要

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最后岁月的苏北淮安地区。日伪顽濒临灭亡，作最后地垂死挣扎。我抗日游击健儿，怀着对胜利即将到来的憧憬和喜悦，投入最残酷、最悲壮的搏斗之中。

小说主人公王震淮曾犯过军队纪律，在残酷异常的斗争中，他以魔力般的勇敢和壮举，向组织、乡亲和情人作了最后的悔恨。他的情人小芹将无限的恨和怨在他牺牲后变成了永远的爱和悔。这血与火、情与爱、悔与恨，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岁月里，交织成一副壮美的民族斗争画卷。

小说对日寇、汉奸、伪顽的凶诈和残忍作了淋漓尽致地揭露；描述了他们日暮途穷的种种心态。对广大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日斗争作了热情地讴歌。

## 序 幕

时间：1943年农历霜降

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秋天也是个痛苦的季节。有道是，年年岁岁秋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这个季节里，大爷度过了人生的第三十五个秋天，也是最后一个最痛苦的秋天。

说起我大爷，他可是个勇武的英雄。别的且不提，就说他的名字：王一震一淮，意在震动淮安，叫人闻声拜倒！当然了，我说他是英雄，有人信服，也有人不信服。不信服的人甚至骂他“王八蛋”。这，毁誉由人嘛。

敢骂我大爷是“王八蛋”的人，也是有种的人。那辰光，大爷是地方部队老七团的一个连长。因为在兴化县蒋营镇睡过一个姑娘，营长关他禁闭，还要枪毙他。他心里不服开了小差，偷偷跑回家里。他听说我奶奶两个月前被张安体抓到泾口据点里去了，他一怒之下只身闯虎口，硬是从一个妓女家把张安体的叔父张立昆拎出了热被窝。

抓到张立昆，那可是不得了的大事。张立昆是伪泾口区的区长，兼黑摸队的队长，手下虎狼成群。他那侄子张安体，更是个叫老百姓失胆掉魂的人。张安体是淮宝盐阜反共指挥部上校总指挥官，在八十里涧河沿线和八十里马家荡，他是妇孺皆知的杀人如麻的枭雄。

按照现代青年人的观点，大爷抓了个张立昆，能功过对抵了。但在四十多年前的那个岁月里，他睡女人违反了“三

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是革命军队的大忌，定遭重罚无疑，他还当了逃兵，更是十恶不赦！

说出来你肯定不相信，大爷睡女人被抓住的那天，连里有个仇恨这号子事的老炊事班长连夜把他五花大绑押送到了营部。营长问明缘由，劈脸先给了两个大巴掌，随后右手按住匣枪柄，喝问他：“要命，还是要党？”老实说，大爷人高马大，挨一巴掌两巴掌倒是无所谓。然而要吃“花生米”儿，他懵懂了。大爷问营长：“要命，什呢意思？”营长是四川侗子，一副狗尿尿的脾气，说翻脸就翻脸。他当即冷冷地回答：“要命，老子先开除你的党籍，然后关禁闭，送政治部发落。”大爷又问：“要党，是什呢意思？”营长吼起来了：“龟儿子，还要党？好啊，就地枪毙！”说着，拔出匣子枪，“叭”地上了顶膛火。大爷也有一副狗尿尿的脾气，翻脸不认娘。他听明白了，一蹦三尺高，也虎视眈眈地吼了起来：“老子不要党！留条命，兴许夜里能打上鬼子呢！”话刚出口，他又挨了两脚。尔后，他被营长的警卫员押着倒锁在房东家的厨房里。那间厨房是个没有一人高的丁头舍儿，大爷坐在地上，困不着，就前朝后汉地思来想去。

他大概吃屎回过味来了，油然想起营长曾经向他讲过的一个红军排长的罪孽。

那时，营长还是一个只有马枪高的红小鬼，他们的排长可是个五大三粗的硬汉子。有一次，这汉子打了胜仗，闯进一个小地主家要吃要喝。吃，当然是肉。喝，当然是酒。酒，当然要喝个够。吃饱了，喝足了，汉子拔起身子，踉踉跄跄地就要朝外走。可是刚晃荡了两步，站住了。他袒胸露背，胸脯就象小地主家那堵厚厚的结结实实的风火墙。还有那一片

黑茸茸的胸毛，就象贴着墙缝的爬山虎。这汉子打着囁，搓揉着胸毛，好奇地瞅着站在一旁的刚才为他上菜斟酒的大丫头。那丫头垂着泪，见汉子要走，她穿在身上的那件褪了色的蓝底白花的褂子“唰”地一声退掉了。赤裸的上身，一双膀膊紧紧地搂住两座冰雪覆盖的乳峰。而在那半透明似的不停颤动着的两座乳峰中间，分明还有一弯温暖而诱人的阴影。汉子愣住了，血管里钻出一条毛毛虫。须臾，心里有一股冲天的大火在慢慢地搅动。他本能地跨前一步，丫头羞湿地退后一步。他再跨前一步，那丫头没有退，却蓦地又退了裤子。莫明其妙。汉子的那双眼睛陡地涨满了希冀和奢望。他死死地盯住了丫头那个最隐蔽的也是最光彩的部位。柳眼梅腮春心动，忍耐不住了！汉子抵挡不住活生生的女人肉体的诱惑。于是疯狂，于是扑上去。体罚么？关禁闭么？掉脑壳么？……还有那个钢铁一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竟也跟着一起烟消云散了！他有生以来第一遭儿痛痛快快地乐了一番。尔后，他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个小地主的家门。回到驻地，他又心满意足地上了床，痛痛快快舒舒坦坦地睡了一夜觉。第二天醒来，正是吹响集合哨队伍出发的时候。他精神焕发，一个打挺跳下地，拎住枪，背起背包朝外跑。这天，这汉子当值星排长，集合好队伍，向连长报了告。突然，那个小地主领着那个哭哭啼啼的丫头跑来了。汉子周身一阵痉挛，但见那张半黑不黑的脸皮，一会儿潮红，一会儿蜡黄，一会儿灰白。当着百十号人的面，连长听了那个小地主和丫头的叙述，他嘴里几乎是喊叫着“是么、是么”，满脸是黑云秋风，渗透了可怕的冷酷。他霍地从通讯员的背上抽出一把大砍刀，咬牙切齿走到汉子的面前。无话可说，他抡起胳膊，划出一个白

晃晃的圆弧。弧光就要落下了，汉子双腿一屈突然跪在连长的面前：“给我一颗子弹吧？”他央求着。连长大吼一声：“子弹留给白狗子呢！”“我还不如白狗子？”汉子哭了。可是连长不吃这一套。他重新抡起胳膊，又划出一个白晃晃的圆弧。弧光落下，一阵红雨带着腥味儿冲上丈把高的天空……

迟了！早该想起那个可怕的场面！一想起那个可怕的场面，也许是杀人太多身上常有那红雨的腥味儿吧，大爷坐在地上，眼前不由得又跳出几十颗在地上骨辘辘打滚的脑壳。浑身痉挛。这种痉挛的感觉维系了许久，被远处传来的一声鸡啼打消了去。附近没有鸡啼的唱和声。即便这啼声是孤单清淡的，却把大爷带入那天明后的花花世界里——他不由得焕起极强烈的求生欲望，故恐惧和脆弱悄悄离开了躯壳，宿怨和仇欲膨胀了整个神经中枢。大爷轻轻地灵猫儿似的摸到一把菜刀。试试刃锋，钝得很。他跪在地上，双脚夹住刀背。慢慢地，慢慢地，他磨断反绑手腕的绳索。自由了，大爷使起牛脾气，三脚把上坯墙踹了一个大窟窿。钻出大窟窿，象惊窝的兔崽子，他甩起两只蹄子只是奔。

纸包不住火。没两天，大爷当逃兵的消息首先在家乡的泾口区中队里炸了营。有骂他的，有唾他的，有冲他刮鼻子的，也有牙齿咬得“咯咯”响扇他耳光子的。敢扇大爷耳光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小姑姑燕妹，另一个是恋他爱他可怜他也想嫁给他的的小芹。

小芹是从淮安近邻的阜宁县板胡镇支援过来的区中队的医生，她父亲住在泾口据点里。因为我大爷睡女人当逃兵的事，小芹的眼睛泡子哭红得象个烂桃子。有一天，她又哭着跑到区委书记苏虎的跟前，以我大爷为由头要求离开区中队。

我父亲是区中队里的小队副，为大爷的事，他心里钻进一条大马猴，三天三夜没合过眼皮儿。还有苏虎，我大爷是他的救命恩人。但身为区委书记，是个该讲原则的人，如何处置我大爷？他躲躲闪闪，愁肠寸断。

谁没有七情六欲？那时我十五岁，已是个懂事的主儿。要叫我说，这事也难为大爷呢。他打了十多年的光棍，闹革命打江山以后才娶上媳妇。可怜我那大妈……

兔子围着窝边转。区中队又比不上主力部队，大爷的事情被搁下来了。可是张立昆的事情没法搁。按照苏虎按照乡亲们按照大多数游击队员的意见，来一个“张飞卖肉”，把张立昆一刀砍了完事。然而就在这个火头上，大爷偏偏又杀出来当程咬金，他不同意。你说他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不！不光他不同意，还有燕姑。在杀不杀张立昆的问题上，燕姑不计前嫌，竟然一屁股坐到我大爷的贼船上。

不杀张立昆，众怒难犯啊。那年头庇护汉奸走狗就是反对革命。然而且慢，我还必须向你交待一下。在夏天部分游击队员升主力之前，大爷是泾口区游击队的中队长。这里的战士，一个个都是我大爷领着从敌人的枪火里筛出来的。大家敬畏他，拥戴他，也没办法不佩服他。还有一点不容置疑，姓王的家族大，我大爷辈儿大。他离开区中队仅仅三四个月，人虽走茶未凉，放屁能在地上的坑。要讲威信，除了大爷，除了苏虎，就数到我那燕姑了。她左右手都能使匣子枪，刚刚提拔担任区妇联的主任，加上平日里能言善辩，说话极有煽动性，她因此而得了一个武煞煞的绰号——“罗刹女”。我再向你透个底，大爷和燕姑都是犟种。他俩只要认准干的事，十八头牯子牛也拉不回头。

说不杀，没人敢杀。可是不杀，能把张立昆白白的养着？有十几个游击队员暗地里找着我大爷，向他讨主意。主意很简单。大爷做事站得起放得倒，说话也丁是丁卯是卯毫不含糊。他说：“主意只有一个，一抵两，用张立昆去赎换关在泾口大牢里的马长工，还有我那老娘。”为什么呢？大家睡不着觉手扞心口想一想！大爷把理抹个直：马长工还是夏季大扫荡时被敌人抓去的，至今整整关了四个月，也不知被整成啥样子？我早就听说，马长工的媳妇为了他整天疯疯颠颠的。还有他俩那个刚刚三岁的伢子，怪可怜的吧？至于我王震淮，狗长三十五，也是叨老娘的奶子长大的。前些天吃了屎，我把心肝肚脏都悔青啦！我这个人站起一竖倒下一直，大伙儿知道我是什么种。远的不说，今年我姓王的一家已经为抗日献出了三个人的生命，我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娘再死在敌人的大牢里？

好家伙，掷地有声。听了大爷的一番话，我一纵三尺高，赞成！原先好象魔住似的我父亲，也乐得直拍大腿脖子。大多数游击队员转了风向。马长工的兄弟马长龙知道这个信息，甚至还带着他那疯疯颠颠的嫂子和三岁的侄儿跪在我大爷的面前，恸哭不起，场面催人泪下。苏虎肉体凡胎，也是人生父母养的。他佩服我大爷这步棋走得绝。

说换就斡旋，又过了几天，张安体得到准信儿，首先派人把马长工送交给游击队。他是个刁脚儿，顺水推舟先做了人情。尔后，约定立冬前一天上午九时，在二桥口与水峰口之间的一条小路上，同时交换我奶奶和张立昆。

二桥口是我的家。换人的消息象一锅稠稠的糖稀，霎时把二桥口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粘到一起来了。他们在二楞

爹的带领下，自动汇集在我大爷家的废墟上。有的运土，有的拌泥，有的苦草，有的砍树。忙到晚霞铺地，忙到眉月挂高榆，大家弄好又搭了两间丁头舍儿——待我奶奶回来好有个安身之地。

砌好房子，大爷和父亲沿涧河向东到中桥区中队部去了，我陪燕姑守在新屋子里。新月娟娟西沉，夜寒人不寝。我俩先拌泥粉了墙，又赶急砌了一只锅腔子。新砌的屋子潮气大，燕姑叫我从河边拣来几捆枯树枝干，在屋里架起两堆火，烘烤了一夜。

这一夜，我那小姑没法合眼皮儿。沾满露水的树枝儿在火堆里噼哩叭啦，我们的话题也象火苗儿似的在树枝间窜来窜去。后来，我不知不觉地上了“呼噜岭”，燕姑还独自在那里翻肠肚儿。盘算什么呢？我猜有三。首先是我大爷，大爷是个苦命的娃，他十二岁那年，我爷爷去世，奶奶正怀着我小姑。家里穷，一把荞麦面填不满五张嘴巴，没法子，他就搀着我父亲我大姑，驮着我二姑，常年在外头讨饭。后来，他们兄弟姐妹一个个长大了，力气能拔山扛鼎，可是男的娶不到媳妇女的嫁不到好婆家。有一年，庄上来了一个讨饭的丫头，奶奶收留了她，有心给大爷拜堂成亲。无奈他害着热病，不肯坑害人，硬是把那丫头让给了比他小两岁的我的父亲。其次，燕姑盘算的是小芹。小芹离开区中队进了泾口据点。据说，她老子开一爿酒馆，是泾口镇的头面人物。一个酒馆老板的小姐怎么会参加游击队？一个已经在游击队干了大半年的姑娘怎么会反叛革命又跑到据点里去？燕姑理不清这团麻，我更理不清这团麻。不过，有一点象打了矾的水清清白白，那就是小芹对我大爷的感情。春三月，日伪大扫荡。当时，小

芹刚刚从板胡镇来到游击队，晚上经常宿在我们家里。一天半夜，敌人突然包围二桥口。为了掩护小芹突围，我娘和刚过门不久的大妈被柳金沟的孙花脸抓住了，活活吊死在庄前涧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上。打那以后，柳树下，涧河边，经常留下小芹和我大爷的身影。再次，燕姑盘算的是孙大勇。

也不知盘算了多久。燕姑实在困了，迷迷糊糊地打个盹。等她一觉醒来，天亮了。太阳挤出半边脸，好一似白公鸡头上的鸡冠子，通红通红的。这寒冷的阳光如同一片火苗舔着天边的白云朵。

屋里，我象小狗似的蜷曲在灰烬旁。燕姑揉揉眼站起身子，从里屋小凉床上当做枕头的小包袱里拣出一件最好的衣服，换上，然后拿起木梳和毛巾，跑到涧河边，蹲在当作水码头的一节跳板上。为了迎接奶奶归来，她要对水梳妆一番。

无风。水面象琉璃鲸吞霞光万顷。水面上，小鱼儿来去穿梭，激起一串串银光闪闪的圆圈。银圈不断扩大着，扩大着，波动着倒映在水底的芦花树丛和一脉蓝天，抚弄着燕姑那多情秀美的脸颊与肩胛。那肩胛那笑脸，一弯一曲地蠕动，好似一个酡颜醉脸的仙姑，乘长风驾云霓翩翩欲舞。过了一会儿，波纹站定了，燕姑瞅着水里的生命——好美呢！弯镰似的眉毛，黑豆似的眸子，大红枣似的脸蛋儿，甜甜的楚楚动人的两个小酒窝。燕姑的嘴唇滑爽而精巧，牙齿整齐而洁白，鼻梁也是挺直的，那两弯小巧玲珑的鼻孔儿更增加了整个面部的风韵。她脸上的皮肤似乎黑了点，但这恰恰显示出水乡姑娘所特有的健壮质朴和诱人的灵气。

燕姑伸手从背后拖过两根又黑又亮又粗又长的大辫子，迅速地散开，用木梳儿蘸着河水，梳着，梳着。她突然觉得

心儿似小鹿跳腾，脸上有一股无名火儿烘烤。红晕儿染上了眉梢。她睫毛一抖，忍不住抿嘴一笑，燕姑又想到孙大勇了。

大勇何许人也？夏天部分游击队员升主力之前，他是我们区中队的副中队长。进了主力部队，他和我大爷虽然不在一个部队，但同是连长，同样有副牛脾气。以前，因为他捧着鬼子脑壳当尿壶撒尿——有个“牛魔王”的绰号，他和我小姑“罗刹女”自由对上了关系。“牛魔王”爱上“罗刹女”，这关系，开始只是游击队员们的戏谑之言，后来弄假成真。他俩越处越投机，便私下订了鸾凤之好。这不，在大爷开小差回来之前，他已经连续写来两封信，说是等抗战胜利之后回二桥口与燕姑拜堂成亲呢。

常言道：妈妈是女儿的主心骨。奶奶回来以后，燕姑要把大勇提出的成亲要求转告老人，尔后再给大勇写个回信。一想到写信，再进一步顺着这条思路往下想的时候，燕姑觉得，生活是多么美好啊！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灿烂绚丽的生活将向她展开新的带有神秘和快乐的一页。到了那一天，“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那时，这二桥口四周的水汊，湖荡，田野，还有眼前这黄叶落尽的树丛，低矮简陋的草屋，甚至天空，都将披上朝霞般鲜艳的色彩。充满了光辉，充满了欢乐，充满了幸福和憧憬。而她，就象一朵露珠莹莹的花朵，正初放蓓蕾，沐浴在阳光下……

一袋烟工夫，燕姑梳洗完毕了，迈着轻松跳跃的脚步，哼着甜甜蜜蜜的情歌。碧空如洗，黄鹂拍岸飞，她笑咪咪地走向屋子。

屋里，王五嫂刚来不久。她坐在灶门口，正忙着“炕锅腔”。当门的一张方桌上，放着半斗箩红糙米，旁边有半篮子

鸡蛋，还有蒸好的馒头与煨烂的鸡。望见这些，燕姑一愣，问：

“五嫂，你捣鼓什呢？”

五嫂抢着说：

“大婶马上回来了，大伙送点慰劳品！”

“谁叫送的？是你的傻主意？”

“你甬问，这是大家的一点心意。”

燕姑脸上要下雷暴雨，她冷冷地说：

“幸亏你还当个妇救会的副主任！大家平日吃糠咽菜，倒把这些送来，我妈能受用？”

五嫂反问道：

“依你说，该谁受用？是张立昆与张安体这些杀千刀的？还是藤田吉三和长井五郎那些畜牲？”

燕姑被问得懵懵了，发急道：

“反正不行！我大哥知道了，非训你不可！”

五嫂笑弯了腰：

“他咋的？背时的凤凰不如鸡！你不是扇过他的耳光子？”

我被吵醒了，象好斗的大公鸡，翻着眼睛瞅着王五媳妇。很有点大不敬，我想扇她耳光子呢。

这时候，屋外又来了几个人。打头进屋的是二愣爹和二愣，还有秀凤母女俩，后头跟着菜花与玉英。二愣爹嘴里叼着旱烟袋，二愣手里拎着一串鲜蹦活跳的大鲤鱼，秀凤腋下夹着一套半新的老蓝布棉袄裤。秀凤背着枪，怀里抱着一只鸡。菜花和玉英带来的是时新货，早上黎雀儿还没张嘴，她俩跑到北面马家荡的荡滩上，在枯草棵子里逮到了两只小野鸭子。

燕姑瞅着他们带来的这些东西，嘟噜着嘴，脸上时阴时

雨。时而呕气跑到门外蹲着，时而又趑转来钱在房门口。她为乡里邻居的亲切友善所感动，又觉得平白无故接受这些馈赠而于心惭愧。突然间，有一股发酸发胀发热发烫的流泉在心头窜动，她一头扑在秀凤娘的怀里，抑制不住满眶盈泪。

二愣爹叹口气，猛吸几口烟，接着手背一转把烟灰杵进嘴里。“滋滋滋”，他吞下一个暗红色的火球。喉咙里冒烟了，可他蛮不在乎地咽了两口唾沫。二愣爹慢条斯理不慌不忙把旱烟袋别在腰眼里，对燕姑说：

“傻丫头，哭什呢？你妈马上要到家了，不作兴。”

秀凤娘抚摸着燕姑抽搐的肩胛，慢慢扳过她的脸蛋，拢着袖口抹去她鼻沟里的泪水，也安慰说：

“好闺女，别哭。嗯，别哭……”她越是说“别哭”，燕姑越是哭得伤心。

一旁，三个姑娘的眼眶里直冒水，五嫂已经泣不成声了。二愣见不得这个场面，直搔头皮。突然，他灵机一动，使出小队长下命令的口吻，大叫一声：“王燕妹！”燕姑“嗯”的一声应答。

二愣说：

“日头爬上大树梢了，准备执行任务！”

这个“命令”果真灵验，众人止住哭泣。燕姑一把揩去泪水，她玩偶似的跑进里屋，从蓝花布包袱底下抽出子弹带，束在腰眼里，拿起钱在床面前的一支七九步枪，背在肩上，尔后雄赳赳地走到二愣面前，她问：

“什呢任务？”

“第一，赶紧吃早饭。吃了饭，你，我，还有震淮大哥，准备押送张立昆，负责把大婶接过来。第二，”二愣顿了顿，

一本正经地指着玉英、秀凤和菜花，“昨晚，区委书记交代了，今天四乡八里来看热闹的乡亲多，我们着两个区小队和部分民兵，担任警戒与接应，你们妇救会要负责在村里维持好秩序。至于王五嫂，”他嘴角几乎撕到耳朵根，又笑着说，“区委书记还有个建议，请五嫂给震淮大哥当一天媳妇儿，里里外外有个照应。”

听了这最后一句话，王五嫂从灶门口赶过来，骂道：

“撕烂你这鸭子嘴！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害羞——”她一把拽住二愣的衣襟，使劲朝玉英面前拖，屋内飞起一串笑声。

玉英是五嫂的小姑子，最近与二愣恋爱上了，她羞得满脸泛红云，直朝里屋躲。

二愣脸也红了，象猴子屁股。好男不跟女斗。他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使劲挣脱了跑出门。跑到门外，他又趑转身，从腰眼里掏出一支日本小手枪，连同武装带和子弹夹，塞给燕姑，说：“这枪，借给你用半天，到时候风光风光……”话没说完，脚底下已经揩了油，他跑远了，牵走一串串笑骂声。

燕姑匆匆喝了两碗粥。

八点刚过。大爷和我父亲等人押着张立昆，撑一条小船自中桥沿着洞河来了。船至二桥口，几个人上了岸。苏虎也赶来了，四乡八里的乡亲象看大把戏似的，也跟着来了。顿时，里三层，外三层，加上二桥口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群密密匝匝，把河岸围了个水泄不通。

上岸后，张立昆瑟缩着身子，锁着眉头，耷着脑壳，目光象被焊住似的始终盯住自己的脚尖子。他不敢张目，自中桥而来，他那一缕弱魂飘不附体。尤其是这个二桥口，人们吼叫着、咒骂着，连呀呀学语的小孩都知道用唾沫吐他呢。他

那桔子皮似的豹花秃头顶，他那吓走了色的烧饼脸上，他那副刀削似的溜肩两旁，也不知落了多少唾沫。他自个儿觉得，若是趴着不动，一人一脚准能把他踹到泥眼里去。

张立昆紧跟在两个游击队员的身后走着。进了庄子，眼前和两旁，绵延的人墙挤过来了，大大小小的拳头伸出来了，他更加不敢张目。佝偻着腰，踉踉跄跄，象一条可怜巴巴的小狗。他在心里祈求着，盼望来个“缩地法”，早点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但左右前后，东西南北，偏偏人头攒动。他寸步难移，浑身筛糠似的直抖，双手一直抱在肋下，生怕自己那颗紧张麻木偏偏又乱蹦乱跳的心会穿透隔膜，坠进腌臢的大肠子里。

好不容易穿过庄子。走到西面村口，已清晰可见对面水峰口外也有黑压压的一片人，这是张安体亲自率领的伪军。那边，一名伪军手舞红白两色小旗，正与这边打着旗语。苏虎命令司号员依事先约定的旗语回了话。接着，大爷和燕姑在全副武装的二愣子那个区小队的簇拥下，押解着张立昆，离开村口，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西走去。与此同时，西边也有一个排的伪军，在张安体的参谋长李伟与侍卫副官牛彪的带领下，架着我奶奶离开水峰口，跨沟过垅，向东缓缓而来。

大约两袋烟的工夫，双方的队伍相距只有一百米左右了。东、西同时刹住阵脚，尔后每方各出三人，分别从队列中推出我奶奶和张立昆，继续朝交换点走去。

正是巳时，太阳好奇地站在云头上。面前，有一条枯草衰败的蛇行小径，小径两旁，是各家各户作为田界标志的小树。有柳树，有榆树，有红桑，有刺槐，有臭椿，有苦楝。疏密转曲，参差不齐，好一似无声无息的散兵线。田野里，小